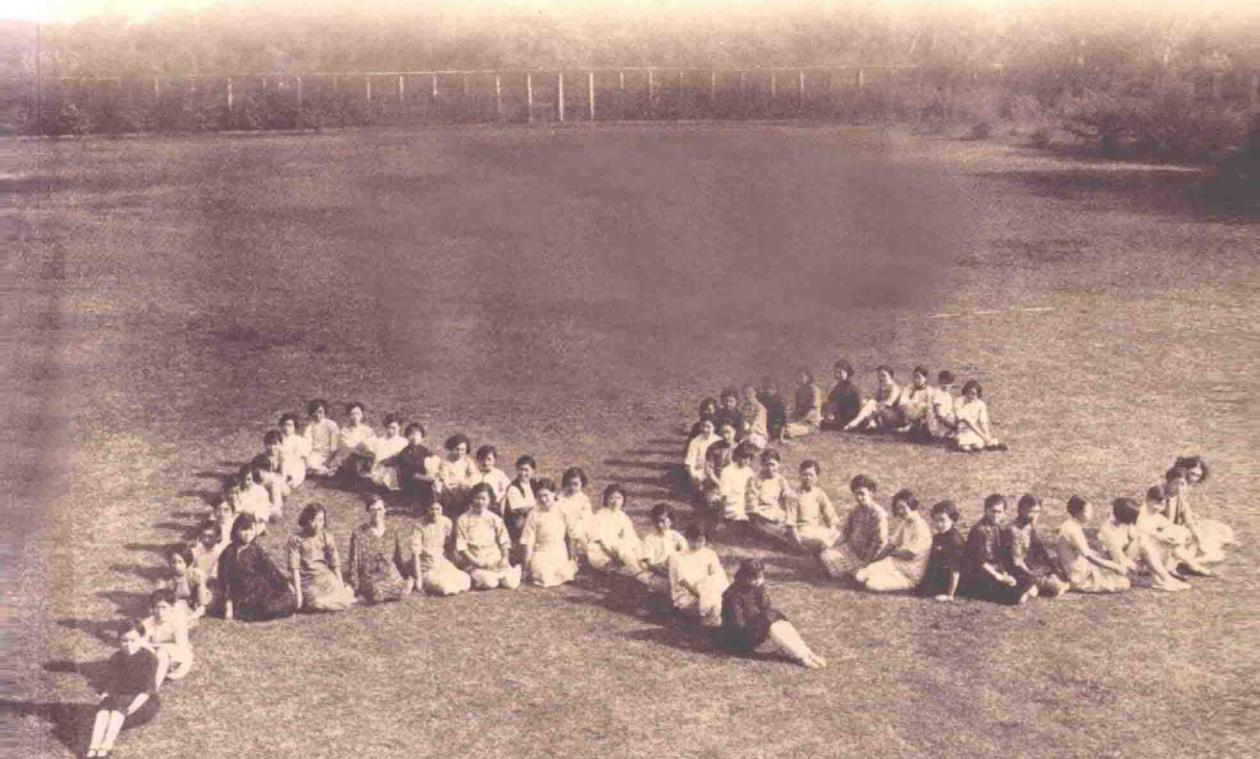


# 圣玛利亚女校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组编 (1881~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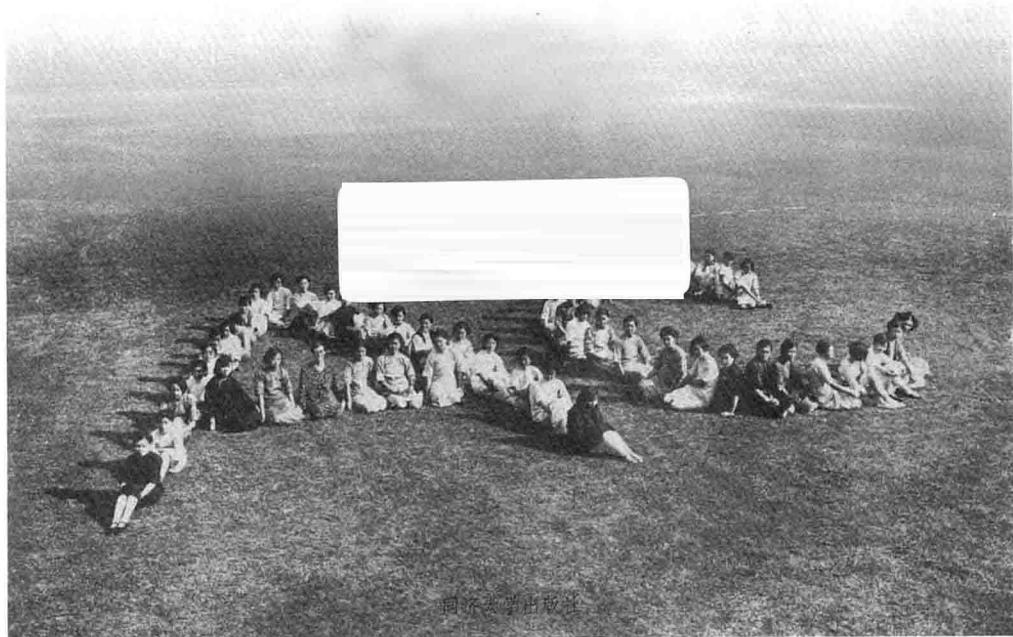
徐永初 陈瑾瑜 主编



# 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组编

徐永初 陈瑾瑜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圣玛利亚女校 : 1881~1952 / 徐永初, 陈瑾瑜主编.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608-5506-6

I . ①圣… II . ①徐… ②陈… III . ①圣玛利亚女校—校史—1881~1952

IV . ①G63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021号

本书出版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资助



圣玛利亚女校 (1881~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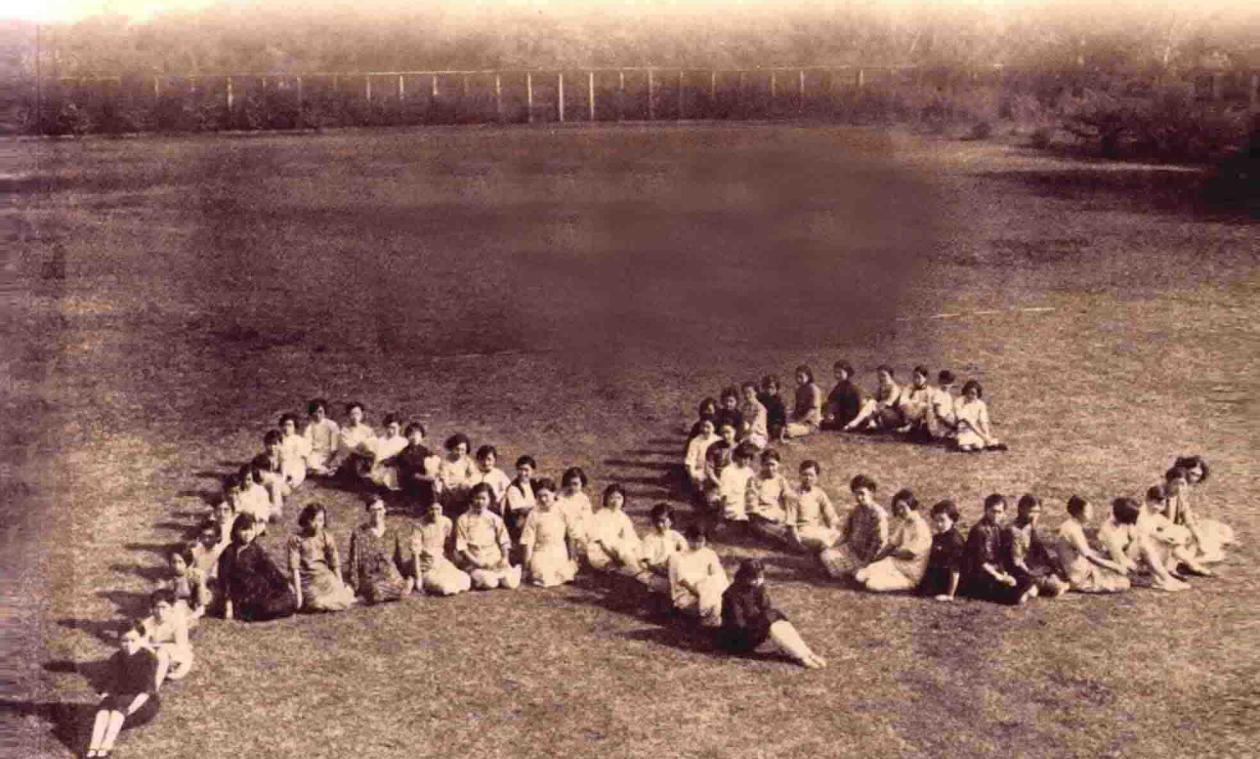
出版策划 萧霏霏(xf66@tongji.edu.cn)  
责任编辑 陈立群(clq8384@126.com)  
视觉策划 育德文传  
封面设计 陈益平  
电脑制作 乔 荣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http://www.tongjipress.com.cn)  
发 行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良印刷厂  
成品规格 170mm×213mm 304面  
字 数 38000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506-6  
定 价 58.00元

# 圣玛利亚女校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组编 (1881~1952)

徐永初 陈瑾瑜 主编



To St. Ma-----ry's raise your voices Now before we part.  
举 起 歌 声 现 在 为 了 通



诗 情 六 月 阳 光 照 亮 我 们 的 心 灵 us ah.

1. 2 3. 2 1 1 6 6 5 1 2. 3 4 7 1

Forged in hours of work and pleasure. In St. Ma-ry's Hall.  
长 我 读 书 是 我 游 戏 玛 利 亚 女 校

2. Month by month the year has va-nished, quick its hours have run.  
Ming-ling strands of play and stu-dy, times of work and fun.  
While our school has taught and trained us to o-bey life's call.  
Made us strong in mind and bo-dy, in St. Ma-ry's Hall.

3. When our days of school are end-ed, may our lives then show.  
No-ble fruit of all the teach-ing, which to Her we owe.  
Lo-yal-ty and love and ser-vice, here we pledge Her all.  
Ne-ver shall our hearts for-get thee, dear St. Ma-ry's Hall.

2. 日月似箭 岁序如流 光阴惊飞过  
扬我矩范 示我体魄 学成重规条

切磋砥砺 嘹浪为欢 斯乐何陶陶  
锻我心志 练我体魄 玛利亚女校

3. 学满任事 宣力社会 何足以云劳  
忠诚仁爱 服务入群 结成硕果 用报师恩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http://intongbook.com> 未敢自矜

ISBN 978-7-5608-55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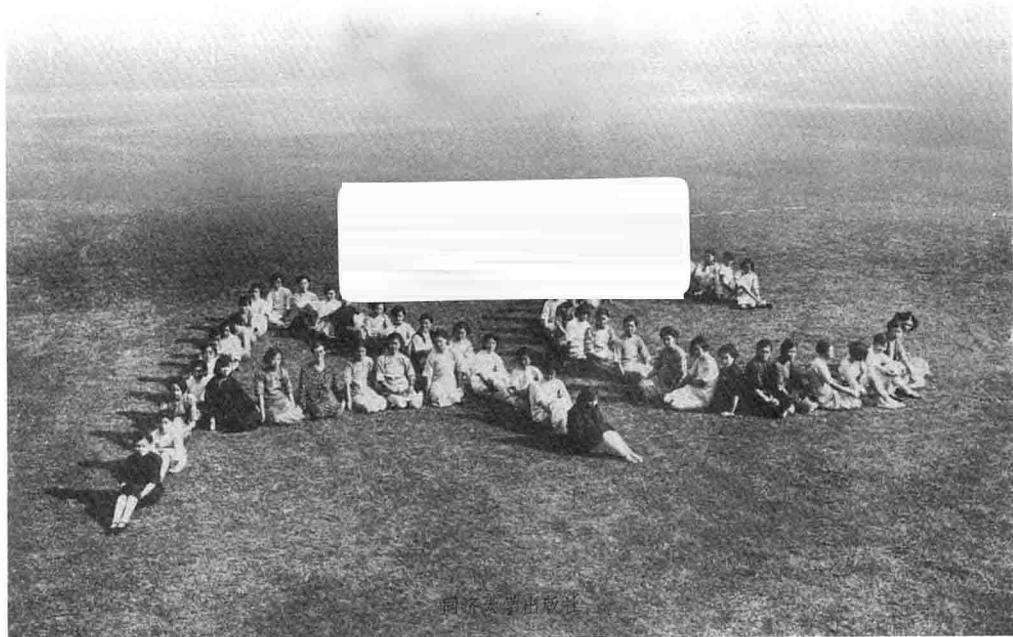
9 787560 855066 >

定价: 58.00 元

# 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组编

徐永初 陈瑾瑜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圣玛利亚女校 : 1881~1952 / 徐永初, 陈瑾瑜主编.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608-5506-6

I . ①圣… ②徐… ③陈… III. ①圣玛利亚女校—校史—1881~1952

IV. ①G63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021号

本书出版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资助

圣玛利亚女校 (1881~1952)

出版策划 萧霏霏(xff66@aliyun.com)

责任编辑 陈立群(clq8384@126.com)

视觉策划 育德文传

封面设计 陈益平

电脑制作 乔 荣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发 行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良印刷厂

成品规格 170mm×213mm 304面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506-6

定 价 58.00元

#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俞慧耕

副主任：何亚男、陆武、徐智（加）、朱亚新（美）、张瑞云（京）、夏甘霖（沪）

## **主 编**

徐永初、陈瑾瑜

## **委 员**

张祥保、程芍华、沈郇灵、孙瑗璐、林秀英、陈素琴、程锦倩、张霞琴、陈美廉  
石美莲、徐智、汝洁、朱亚新、郭琳、张瑞云、沈漪芬、朱文倩、饶洁华  
夏甘霖、刘莺、王裕弘、徐永初、陈瑾瑜

## 序 言（一）

圣玛利亚女校是上海著名的女子教会学校，自 1881 年建校到 1952 年与中西女中合并成立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历时 71 年。虽然已过去大半个世纪，当年受教于圣玛利亚女校的学生对母校的爱还是那么强烈！她们用饱含深情的语言回忆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忆老师的谆谆教导，为我们还原了当年圣玛利亚女校的教育方式、教学特色。那是一种充满了爱的教育，是为学生终身发展着想的教育，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思考，对当下的教育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圣玛利亚女校是中国近现代女子中等教育的缩影，是我们研究中国女子教育的一个范本。《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图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那些出自百岁老人的口述回忆，八九十岁耄耋老人亲笔撰写的文字，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史的史料。

我对圣玛利亚女校和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了解始于对其学生的了解。我读小学时在家附近有好几所女中——俾文女中、清心女中、晓明女中……女中的学生一般都有校服，这是我很羡慕的。那时我听大人说有一所圣玛利亚女校，但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孩能去的。我读中学时，学校送我到市少年宫话剧队学演儿童剧，队里有几个很出挑的女孩是从市三女中来的，在她们面前我有点自卑，因为她们性情活泼，举止大方，而且悟性很高，那时我就知道市三女中不一般。我读大学时，结识了来自市三女中的伙伴，她很优秀，尤其音乐素养特高，发音方法和音色似乎很专业。喔，市三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不起眼的学校任教，但我很仰慕名校的风采，市三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女校长薛正所领导的，更令我神往……直到我踏上市教育局

的工作岗位，有机会向吕型伟等前辈学习并与一任又一任校长打交道，在我脑海中朦胧的市三才逐渐清晰起来。原来市三有着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中两所著名女子教会学校的优良教学传统。

吕老所以主张把市三恢复为女校，是因为教育是千姿百态的，教育应按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施教。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传承，研究女性成才的规律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与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市三一任又一任校长以责任、智慧、辛劳，幸福耕耘着都市的一片绿洲，培养独立、能干、关爱、优雅的女孩是她们共同的追求。课程的精心设置，多元的学习选择，优雅进取氛围的营造和文化熏陶，施展才华空间的拓展，让女孩寻找适合于自己成长的空气、水分和土壤。多少年了，许多女孩已经成为作家、医生、科学家、外交官、艺术家、校长、部长、模范标兵……漫长岁月中，圣玛利亚女校“公诚勤敏”的校训也潜移默化地在市三学生的身上烙下了印记。

随着岁月的流淌，本书字字句句记载的是珍贵的历史，是从圣玛利亚女校到市三女中的变迁；是教育史，是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献身事业的丰碑，是一代代学女成才后报效祖国的丰碑；是回忆录，是女孩成长的甜蜜回忆，是她们放飞梦想的足迹，是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愿，是对后来学女殷切的期盼……

我真诚地祝愿圣玛利亚的老校友们身体健康，祝愿市三女中的未来更加辉煌灿烂。

夏秀蓉

2014. 2

(原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 序 言 (二)

我担任市三女中校长已有十余年，对市三的“现在”可说如数家珍。又因近来刚完成新一轮学校发展“五年规划”，对市三的“明天”更满怀憧憬。然而市三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又是现今国内女生教育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经过多少风雨几度春秋，若提及市三的“昨天”，总有诚惶诚恐之感，难以尽述。许久以来，总期盼能将市三女中“昨天”的历史编撰完整，所幸此次集众校友的努力，将女校曾经的点滴印刻入《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图书，使得那些美好细节得以在时间的洗礼下留存。

市三前身是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校。因为今天的市三建在原中西女中校址上，故对它了解还多一些。走在市三校园，面对每一幢有故事的楼，我都不禁浮想联翩，仿佛看见一群群豆蔻少女走出教室，在大草坪上嬉笑玩耍享受阳光；仿佛听见一幢幢楼的窗口传出琅琅读书声和银铃般的笑声，静谧的校园顿时生机勃勃、活力无限……市三校园之所以在我们心中可以活起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百年女中》这本书，这是由中西、圣玛利亚、市三女中老校友写的回忆录。当曾经的人和老建筑合二为一时，自然就会有许多经典故事。

圣玛利亚女校原址白利南路（1943年改名长宁路）1187号，1952年与中西女中合并，整体迁入江苏路155号原中西女中校址。之后在原校址上办起上海纺织专科学校，后又成为东华大学长宁校区……因种种原因我们对它的了解自然不如中西女中那样多。

圣玛利亚校园精致如花园，思孙堂周围的景色也别有风味。1941届邢凤宝在《怀老圣校》一文中这样描绘思孙堂南面的景观：“思孙堂前两株蔷薇花，在暮春时节开得十

分灿烂，花团团四垂，在对面健身房走廊上望过来，很像两组庞大的花球，加以浓香馥郁，甜甜的由空气四面传送开来……”

思孙堂底层有一间阳光屋，被称为“Sun Parlor”。1937届张爱玲高二时有篇英文撰写的“Sun Parlor”登载在1936年的校刊《风藻》上，生动描绘了阳光室留给她的印象：“一个温暖、明亮的房间，永远充满了阳光。房间中央，有一长长的黑桌子，许多椅子围绕着它，那是为学生读书准备的。在阳光室的一个进口处，有一只木盒子放在书架上。这是属于《凤藻》编辑部的，每个女孩都有权力投稿。箱子是锁着的，我们总是梦想着怎样才能打开这个神秘的盒子，看到里面的秘密……”

多么美好的建筑，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们不仅要把这几幢楼保留下来，更要把这几幢楼的故事保留下来。文物，文物，有了文字的记录，物才更与人相亲。如今这套合众人之力完成的《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图书使体育室、音乐室、膳堂、思卜堂、思丁堂、教堂和钟楼……顿时都活了起来。

那个依然矗立在建筑围墙外的尖塔顶，必是教堂了。1952届李葵回忆：高中三年，她要负责学校教堂里的布置事项，每天清晨负责更换教堂圣坛上的鲜花，各宗教节期间得换上象征性的不同颜色的饰带等。

思卜堂是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在平时，学生是不允许在课间回宿舍的，宿舍楼十分安静，并井有条。但是每到了下午4点下课后，两幢宿舍楼里必定要喧嚣彻顶一番。姑娘们要赶在活动时间的铃声响起前各自换好运动服以及做好一些其他的事情……当铃声一响，所有的姑娘们冲出房间到体育室集合，有的人边走边翻衣领，边系鞋带，甚至有的人面包还咬在嘴里。宿舍，霎时间又恢复了安静。”

.....

这只是“校园”一章给我的美好享受。其他还有“社团”、“教育与教学”等大量的校友回忆文章，描述了圣玛利亚的校园之美、师生之情，令我爱不释手，回味不尽。

在校友们笔下，校园的每栋建筑、每个角落都是美的，即使不甚美的地方，都被细腻精致的文字营造描绘得很美。学生的情感也是美的，对每个细节不厌其烦的描写，里面是女生对学校一草一木的情感，对一人一事的感恩。圣玛利亚女校无疑是一所好的学校，曾培养了大量杰出女性人才；它更是一所美的学校，美于景、美于人、美于情。

如今有很多“好”的学校，现代的建筑、最新的设备、不错的升学率，但又好又美的学校并不多。“美”不仅是外观，不仅是校园精美的环境设计，更是内涵，更是情感。有了因材施教、兼容并包的好教育，有了关心学生、乐于授业的好老师，有了浓浓的人文精神，不美的学校也“美”了。“美”的学校，不是靠刻意打造、渲染而成，不是由有关部门考核出来，甚至和家长们的一时“口碑”也无关，而是能对学生一生发展有巨大影响，是学生毕业后依然存在强烈归属感，是几十年后，学生们还梦牵魂绕，愿意用手中之笔记录往昔岁月，使它更加丰满多姿的一方精神家园。《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图书的诞生证明了圣玛利亚女校正是这般“美”的存在。

该系列图书分三册，分别为校史、追忆和毕业生故事。感谢校友们的辛勤付出。很多校友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又远在海外，要完成该系列图书，无论组稿还是写稿都不易。为写此系列图书，她们热情洋溢，花季在笔尖再次绽放，字里行间青春芬芳。还要感谢正值花季的市三女孩，她们用心静静倾听，苦心迁思回虑，力求让撰写的校友故事尽善尽美。那清新雅致、情深意切的语句更让当年的故事重放光彩，让人遐想悠然。

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校，是上海近代女校的双璧，也是市三人的骄傲。《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图书和《百年女中》，是对这两所学校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女中学校文化的传承。这些书，是学校教师的必读，获以办学借鉴；是女校女生的必读，获以成长启迪；也是大家的读物，获以女校魅力的体会。

现市三校园中，原中西女中的两幢老教学楼刚刚“修旧如旧”，圣玛利亚女校的标志建筑也终于保留了下来。市三的目标就是传承两校文化，再现两校神韵。

我相信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市三都一直会是一所又“好”又“美”的学校，独树一帜，无可替代。

徐永初  
(2014年2月12日)

## 导 读

圣玛利亚女校自 1881 年建立到 1952 年 7 月由政府接管，和中西女中合并成立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历时七十一年。圣玛利亚女校消失了，原址办起了上海纺织专科学校，之后又成为东华大学长宁校区，但校友们的生命已和这里连在了一起。时光过去了六十多年，她们对母校的爱，依旧那么真切、深情。

老上海都知道，圣玛利亚女校是沪上著名女子中学，教学成绩优异，学生优雅聪慧，教师仪态大方，教学严谨。这所学校没有填鸭式教学和分数至上的竞争，有的是友爱、互助和师生亲密无间的友谊。这是一所值得怀念的学校。

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圣玛利亚女校那乳黄色的围墙，为女孩们挡住了来自外界的种种侵袭和干扰，为她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公诚勤敏”是圣玛利亚的校训。每个圣玛利亚人都遵循着这一校训，她们道德高尚，品行端正，乐于公益，勤勉工作。她们有智慧，有能力，大多成为各行各业中坚。为此，她们怎能不怀念那乳黄色围墙里的难忘岁月。

市三女中保存了完整的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档案。从 1917 年起到 1952 年就读初一的学生名录赫然在目。使本书附录的学生名录基本完整。还有多年各班学生的成绩记录和任课教师签名。全书用了大量原始资料，照片多来自圣玛利亚年刊《凤藻》。保存最早的是 1920 年《凤藻》，那年有 14 位毕业生，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的母亲桂质良教授，我国首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这个家族共有两代八人毕业于圣玛利亚女校，其中桂月华（1904 届）、桂质玉（1911 届）、桂德华（1916 届），分别是闻玉梅姐妹的三个姨妈，还有两个表姐妹。由于丈夫闻亦传教授劳累过度患肺结核 1939 年便去世了，

闻玉梅姐妹俩小小年纪跟着母亲艰难生活。她勤奋工作，身兼数职，努力抚养女儿成才，对她们影响非常大。闻玉梅院士至今回忆起母亲的人品、学识和能力，仍感慨万分，自己的成长，多半有母亲的影子。母亲的谆谆教导一直铭记心头，母亲传给她的那枚 Wellesley College 优等生金钥匙，一直激励她攀登医学科学高峰。

1942 年桂质良教授出版了英文版《我们的孩子成长以及困惑》，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心理卫生专著，她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我同样强烈地感觉到，在重建我们国家的工作中，孩子们的精神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希望我们的国家在物质上、道德上和精神上变得强大起来，必须帮助每个小公民享有良好的身体、道德和精神健康。”“我们可以劝阻望子成龙的父母和教师不加重学生的负担，那些竞争负担是孩子们不论作出多么努力，都使其自然天资无法承受。我们可以为他找到一个适合于其能力的位置，顺着这个特定路线，他也许会感到有效、愉快和满足。”这些话，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具有先知的光芒。桂质良教授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两个女儿都从事医学，闻玉平医生是天津铁路医院口腔科主任，闻玉梅院士更是在乙肝病毒的研究方面站在了国际的前沿。

同样教子有方的是台湾著名诗人高准的母亲，圣玛利亚女校 1933 届姚昆珠，她在校期间就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诗歌、散文等，其文笔之优美令人赞叹。高准幼年多病，姚昆珠常在病床前为他讲《古文观止》、《精忠说岳》，朗读唐诗，使高准在中国优美的古典文学的环境中长大。高准在台湾当代诗坛有着重要地位，正如台湾学者陈映真所说：“他是台湾极少数优秀地秉承并发扬了中国抒情新诗传统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语言清晰丰美，充满了浓郁的情感。”尤其是他的爱国情怀，对于祖国前途的关注，使他成为一位捍卫民族文化的重要旗手和战士。为研究大陆新诗，1981 年，高准打破台湾学人访问大陆的禁忌，毅然到大陆访问，成为 1949 年后台湾公开访问大陆的第一位诗人。

《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分三本，《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追忆圣玛利亚女校》和《追寻圣玛利亚校友足迹》。

《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讲述了学校历史，是一本研究现代中国女子教育的档案资料。

历史并不枯燥，也可以很有趣。圣玛利亚女校的历史就很有趣。在写作《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的过程中，我就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寻找历史的踪迹，从有关图书

的字里行间找，从注释中找，从圣玛利亚学生的中英文作文中找，力求找到历史的真实，找到能证明我的历史观的证据。圣玛利亚女校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被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发掘出来，成为一个一个历史小故事。

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了和之前书中的提法不一样的结论，其一即文纪女校复校时间，以往认为是 1872 年，这是根据 1931 年圣玛利亚女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册中的中文部分“校史”一文，其中在 1872 年之下有“是年 1 月 8 日，文纪女校复开，校务由纳尔逊女士（Miss M. C. Nelson,）（台湾历史学家林美玲称为孙玛丽）主之，黄素娥女士助之”之句，然而同样在这本纪念册上的英文部分“*St. Mary's Hall*”一文中，很明白地在 1872 年下面另起一行，“1876 The Emma Jones' School was reopened by Miss Nelson helped by Miss Soo-ning Wong(Mrs. F. L. H. Pott)。”这就是说文纪女校 1876 年复校。究竟哪种说法真实？为了求证，我又查阅了林美玲的《妇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一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简体版 161 页上，有如下文字：“为了建立妇女宗教网络和性别对话空间，女辅传道部决定支助中国差会资深传教士孙罗伯之女孙玛丽（Ms. Mary C. Nelson, 1856 ~ ?）担任这所新学校的总监督。圣公会遂于 1876 年 11 月 14 日，以纪念钟爱玛和她所处的时代传教士对在华女子教育的贡献为名，在上海开办文纪女学。”在注解中有，关于学校开办日，孙玛丽从上海发出给纽约女辅传道部的信，发信日期是 1876 年 12 月 13 日。关于学校名称“Emma G. Jones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发信日期为 1877 年 8 月 21 日。林美玲为美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回台湾东华大学任教后还利用六个暑假的时间重返德州奥斯汀市的圣公会全国档案馆，继续阅读“中国差传档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的说法应是可靠的。

明确了文纪女校的复校时间，关于黄素娥的年龄问题也就较好确定。在以往的资料中对黄素娥的年龄一直没有确切的定论。黄素娥为中国首位华人牧师黄光彩的大女儿，黄光彩 1854 年结婚，婚后育有 10 个子女，除 4 个早夭外留下五女一男，其中第 7 个女儿黄琼仙是中国早期女名医之一，留下了简历，她出生于 1868 年，据此推算，黄素娥应出生于 1856 年至 1858 年期间。卜舫济出生于 1864 年，则黄素娥比卜舫济大 6 至 8 岁，她同卜舫济结婚的 1888 年应是 30 岁至 32 岁。而她在 1876 年任文纪女校助理时应是 18 岁至 20 岁之间，和孙玛丽差不多年纪。当然这是个大胆假设，却是有根据的。假如文纪

女校 1872 年复校，那么当年孙玛丽只有 16 岁而黄素娥只有 14 至 16 岁，显然不合情理。

为什么要研究圣玛利亚女校的历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圣玛利亚女校成功的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她们今天对母校的怀念、感激，是因为母校教给她们做人的道理，为她们的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赋予了她们一生受用不尽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也是对照今天教育的一面镜子。

《追忆圣玛利亚女校》是系列图书中的第二本，记载了校友回忆学校生活、师生关系、校友活动以及对自己成长的影响。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回忆，八九十岁校友的亲笔撰写，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校友们对母校浓浓的爱，了解她们花季年华时有趣的学校生活。

1904 年生当年已 103 岁的唐赛云（唐云）是那时撰稿者中最年长的。她是中国著名结构工程师杨宽麟的夫人，1919 年肄业于圣玛利亚女校，她写下了《近百年前的回忆》这篇具有宝贵史料价值的文章。1914 年生的 1935 届孔宝定以 93 岁高龄连写两篇回忆文章《深深怀念我们黄色围墙中的母校》、《难以忘怀的母校恩情》；生于 1919 年的 1939 届程芍华是同学会工作的热心人士，也于次年写出了《我漫长的人生始于圣玛利亚女校》这篇 5600 字的长文。这几位高龄校友热切盼着书能出版，然而她们未及等到书的出版便驾鹤西去了。程芍华校友尤为遗憾，在全书已成稿，正在最后润色的 2014 年 1 月 14 日逝世。

在首次征稿工作中，校友们还采用后辈学妹采访前辈学姐，帮助完稿的措施。1952 届张瑞云就在 2006 年先后访问了孔宝定、张祥保等高龄学长；1952 届刁蓓华整理了葛秦生资料，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回忆。

2012 年 11 月校友和市三女中联合，重启征稿工作。此次通过互联网广发通知，经由圣约翰校友会帮助，在各地《约友通讯》上先后登载征稿启事，同时也向有邮寄地址的校友邮寄通知。远在新西兰 92 岁的李家松老师是圣玛利亚女校早期国文教师李王豫孙的女儿，也是 1950 年后圣玛利亚女校美术教师，接到通知立即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先后三次让女儿将手写稿件拍成照片传来，写成了 5000 余字的文章。1952 届旅美的李葵有众多亲属是圣玛利亚校友，有的还是圣玛利亚女校历史上有影响的教师和校长，接到通知后先后数次传来手稿，回忆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1952 年初二杨大同杨小异姐妹接到通知马上与编委会联系，传来了母亲（1919 届王绯霞）和 5 个均为圣玛利亚校友的女儿的资料，三姐杨之岭写下了《圣玛利亚女校，我心中的丰碑》的回忆文章。1952 年